



灶房炊语

◎王祝平

奶奶的房子太旧了,乡下50多年以上的老屋也到了花甲的年纪,但就是这样红瓦灰墙的旧房子,只要麦田青绿,油菜花四周开,再逼仄破旧的茅屋也显得金碧辉煌起来。

在奶奶的四间瓦房中,灶房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最东边一间是上房,是爷爷奶奶睡觉的卧室,干净整洁却很昏暗;最西边一间也是卧房,还放了木柜兼储物间,更加拥挤幽暗。中间是双开间的堂屋和灶屋。西侧堂屋宽敞又明晃晃的,却因为供奉着观音菩萨,肯定不能随便玩耍;只有中间东侧的灶房开了后门,前后通风,阳光可以从前门穿到后门,从早晨晒到黄昏,我也可以像风和阳光一样自由穿行。

我从前面跨进门槛,几步穿过小方桌,经过柴火灶和大水缸就到了后门。后屋檐下一排石砖直铺到小河边,再铺成台阶次第的水踏子。一踏一踏下到木板做成的小水桥,立在水桥上看自己和桥柱照进河里的影子,春风微起,影子一扭一扭像蛇行。有时候,堂姐冷不丁扔进一个土疙瘩,叮咚一声溅起水花也能吓到我。心颤颤地往桥下探寻,只见鱼儿、小虾在桥板下游来游去。

奶奶在水桥上淘米洗菜,米白浑浊的水在桥柱周围回旋、散开,就是鱼虾们争夺的饵料。小鲢鳙机灵地摇动着尾巴追逐着碎菜叶,在水草间嬉戏吐泡泡,青黑色的背鳍梭一样地在我眼皮子底下声东击西。我用水瓢冷不丁一舀,总能舀上来几只蚂蚱似的小鱼小虾。如果恰好舀到三两只手指大小的河虾,那兴致是非得再舀上更多只,好凑一碗鲜活的白灼虾才罢休。

穿堂风生出太极的手将各种味道揉运在一起,形成一股绞上劲的绳子扭着身子从灶房里袅袅吹出来,还捎带上灶膛底下干柴烧火的噼啪声和锅里煸炒的滋滋声。尤其是热锅炆出来的葱爆油香,像圆滚滚的面球在鼻子里发酵,直要把哈喇子从嘴巴里逼出来让人出了洋相才叫一个乐。炊烟升起,爷爷奶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每天都在上演。屋后的柿子树上挂起了青青黄黄的小灯

笼,看房前屋后的人家嬉笑怒骂的日常。

灶房是各种食物的加工厂,那些番茄黄瓜、土豆地瓜之类素简的吃食随手可得。无论多饥荒的日子,只要钻进灶房,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很快就能被填饱。如果实在找不到一星半点零食,奶奶就会从碗橱里端出菜碗,从里面夹出一两个菜宝宝或白菜帮子塞进我的嘴巴。或者踮起脚,取下房梁垂下来的吊钩上的淘簋,在里面抓一大块焦黄的锅巴给我。大铁锅里铲出来的锅巴还保留着锅底的圆弧形,焦黄的米粒一股韧劲,太磨牙了,腮帮子却享受着脆香。

我也喜欢在灶房里玩耍。灶房旮旯里藏着许多瓶瓶罐罐,好把油菜花上捉到的蜜蜂、蝴蝶统统装进罐子里,看它们在里面蹦跶挣扎。如果疏忽了,盖子没盖好,或者手掌没捂好,一眨眼让它们从指缝里“呼”地逃走,是要跳脚懊恼的。在空旷的晒场上画几个方框跳房子需要平整滑溜的瓷片,摔碎的碗底或瓶底最合适不过了,随便在橱角墙根下就能找到。

灶旁的风箱最有趣,光溜溜的梭形扶手拉出两根长长的细杆子。我撅着屁股一推一拉,两头的气孔一张一合,老鼠若是藏在里面,肯定两头受气。被木箱喝足的风又被鼓鼓地送进灶膛,低头看火苗呼呼地蹿上锅底,抬头看灶上的锅盖有没有蒸气往上冒。有时风箱拉得太猛了,火苗轰一下直蹿到灶膛外面来。

奶奶会大着嗓门呵斥:“离远点!头都伸进去了,当心眉毛烤焦了,头发烧着了!”有时候锅灰也被风吹出来,喷一鼻子黑,像唱戏班子的演员戴上了面具鬼脸。最喜欢燃豆萁的火苗,灶膛里噼里啪啦像爆竹,红红火火的那叫一个热闹。如果豆萁里残留了未打下来的黄豆,那就捡到爆黄豆吃了,香喷喷的,嘎嘣脆。

门前灌溉渠南侧是一大块青绿茂密的玉米地。玉米须弯下来的时候,玉米棒子掐爆出浆就可以掰下来,撕去包衣只留最后一层,潮潮地带着一点青嘎气,往尖尖的火叉上一戳,就放进灶膛里烤。豆萁的火力最合适,火叉在烧红的余火上

转动,待香气随青烟飘出来,焦黄如玉的烤玉米就出炉了。我等不及拿扇子扇,就一边咽着口水嘘哈着玉米棒上的热气,一边抖手撕开烫手的包衣。啃完玉米,口齿留香,鼻头上、指尖上也许还留有锅灰的痕迹,不能擦,一擦更黑了。奶奶发现了叨叨一句:“又偷玉米棒头,实在淘得很!”这时,我一溜烟早蹦跶出去了。

奶奶警告:小孩子不能玩火,玩多了夜里会尿床,那是顶丢脸的事。实际上是玩火危险,大人们最害怕火灾,草房子木头椽子怎么经得住火呢?不玩火那就玩过家家吧。碗橱在柴火灶的南侧,最里面的橱脚下零散堆放着一些缺了口的、裂了缝的、碎了瓷的破盘碗碟。虽然不能再盛饭盛菜舀汤舀水,但物尽其用,总还有用得着的地方。给它们装上点沙土,就成了宝石花、仙人米、太阳花、驱蚊草的家。

三月里来换新装,多肉的世界更是多姿多彩。那一不小心捏得出汁液的叶瓣,柔嫩得叫人欲罢不能。日子总在纷纷扰扰中忽略了它们的玲珑剔透,肉肉们仍自怜自爱地饱满着它们的琉璃心。一点点阳光就能照耀它们的全世界,由内而外地辐射出它们满心满怀的充盈茁壮与玉洁冰心。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它们可以小家碧玉偏安一隅,也可以独树一帜玉树临风。生在果盘里就是一盘丰满嘟嘟的菜,长在花盆里就是一朵妩媚娇羞的花。所谓的秀色可餐,大抵不过就是这样的吧?灵翠得如玉似水,忍不住要轻轻悄悄地抚摸一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在乙巳,一个甲子的轮回。冰河封止,春溪流淌,蓝天下的红瓦屋顶红得不再耀眼,弥漫着一日三餐烟火的灶房,再也没有爷爷奶奶的身影,角落里都是蛀柴灰屑,成了蜘蛛、蚂蚁、蛭蛭和西瓜虫的天地。夕阳从前门穿射进来,灶房的橱壁昏黄温暖,碗盘清寂,烟尘氤氲,过去的日子一直尘封在那里,遗落成春风里永远的回忆。

乡下四季分明,而那四间嵌于荞麦青青菜花黄的红瓦老屋仿佛一直矗立在春天里。

开沙岛的春天

◎王春鸣

江海
风情

一百多年前,在通州西南角的长江水面上悄悄地浮现出了两块上游泥沙沉积而成的绿洲。其中大的那块叫作开沙,据说是开边之意。随着时间流逝,开沙岛的滩涂越涨越大,再加上早年有识之士的围垦造田,这里逐渐草长莺飞、绿树成荫、农田井然,仿佛是上天额外赐予的江中宝地。从此,通州一角有了最美的春天和充满希望的田野。

惊蛰之后,我就常常上岛,有时候为看日出,有时候为听天籁。今天春分,我信步走到岛南端的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听到的是无数乒乓球落在桌上的声音,有章法、有力量,急促、美妙。

场馆外红叶李正在晨风里摇曳生姿,从其下拉起的横幅知道,这里正在进行2024年国家青少年训练营暨国青集训队四期第一次集训。从22岁组到16岁组的每组前16名,每天从早到晚心无旁骛地训练,打循环赛、定位赛和淘汰赛。

通往场馆的走廊被称为“冠军之路”,两侧挂满了在世界比赛中获得金牌的冠军照片。偌大的场馆里,除了观众席外就是几十张乒乓球桌。庄严的升旗仪式刚刚结束,运动员们队形一变,正在教练指导下热身。口令之后他们像小鸟一样散了,回到自己的背包那里,拿出球拍盒。我恰好离一个长着小虎牙的孩子很近,看见他仰脸喝了一口绿色瓶子的脉动,单手哗啦啦打开拉链,掏出一只手机。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失望,也许是老师的职业病犯了吧。再一转头,天哪,别的孩子也是如此,有的手里还拎着一根自拍杆。他们就这样回到球桌旁。

“是要把自己打球的经过录下来吗?”
“是的,打好以后自己要回看,也要和教练复盘。”

原来如此。
场馆里很快就响起抽球和呼喊的声音,还有球啪啪啪落在桌上的声音。每一个孩子都虎虎生威,眼神锋利,盯着球,盯着对手。

场馆有窗户,但是没有晨光照进来。我绕圈找着角度,基地的负责人笑着和我谈,这里没有早晨和晚上的区别,醒来就是训练。

我想起大门口碑上的四个字:刻苦训练。是叮嘱、是使命、是自觉,也是来到这里的运动员们的每一天吧。

窗户边的墙上贴了许多白底绿格作文纸,是小运动员写的文章,总结自己的比赛和打法,有篇开头就吓了我一跳:“这几天我打了18场比赛,输10场,赢8场。”据我所知,他们是过了元宵节才开始集训的。

另一面墙上贴的是运动员们看了世锦赛之后的观后感。大多数写的是王楚钦VS菲利克斯那一场,津津乐道王楚钦前三板的质量和菲利克斯远台反手上台率,边看边拿自己的技术和弱点出来讨论。

有个孩子回到座位换球拍,看到旁边墙上英语学习园地里的两张卡片歪了,顺手扶了一下,我凑过去看。counter loop 反拉,spin service 发旋转球。

忽然听见一声大叫。可能是个有旧伤的孩子在一记猛抽后扭到了。立刻有年长一些的运动员过来扶住他,据说那是国家队在山东体院挑选来的运动康复专业大三学生。

不期然想起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诚哉斯言。

训练基地旁边是梦幻岛公园,能听见黑天鹅一声声啼叫着在回答喂食者。有人在桃花树下大声地唱歌,花瓣和阳光的金屑落在他的歌声里。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离开了,耳边依然是无数小小乒乓球的弹跳声,入目是春水碧于天、江花红胜火,春天好就好在一切都在带着最大的可能性蓬勃地生长。

无边光景一时新。